

<<世界很好，我们很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世界很好，我们很糟>>

13位ISBN编号：9787507533132

10位ISBN编号：7507533131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华文出版社

作者：路佳瑄

页数：247

字数：16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世界很好，我们很糟>>

前言

自序 好吧。

在繁复盛大的言语雪片似地飞起之前，我先坦白地告诉你们，有关这本书的书名——《世界很好，我们很糟》是我抄的。

它源于一部很小很小的台湾电影片名，那是一部我曾总结为“名字很好，内容很糟”的电影，讲的是同为阴阳人的同胞兄妹乱伦的故事。

我并不对伦理情常的电影存在偏见，但若内容拍得脏，那便是如何洗都洗不干净的了。

可我仍旧决定借用这个片名作为我新书的书名，这样美好的名字，或许应该被赋予一些新的内容。

我只能以一年一本书的速度书写。

自知不是有才华的人，又没有那么新奇的想想法，文字写出来也好好坏坏，众说不一，有人喜欢有人谩骂，也有人跟我说太不主流不会红。

我说没关系，我原本也不是有本事靠写字混饭吃的人，只是运气比别人好一些，有机会把一些琐碎的小情绪摊开在阳光下，与人分享。

好坏又有何关系？

仅是想用文字记录一些曾有的情绪与感知，待年老后回忆起来，嘴角挂上些满足的甜蜜，想来这些年，还是没有白白过去的，这便够了。

过往的几本书，几乎每一本都是送给一个女子的礼物。

我想以后也会这样，总有很多美好的让我感动的女子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如同神赐。

这也是让我继续书写下去的另外一个理由。

哪怕收到我的礼物的女子，仅是一个幸福的微笑，我也会觉得，我的努力，还有意义。

这一本书，送给一个叫张洁的女子。

她生活在我出生的城市济南，我在表姐的婚礼上与她相识。

她个子不高，又消瘦，脸小小的，高挺的鼻子有典型的回族女子特征。

人多的时候，她常沉默，只是与我独处时，才说很多话。

想来是因为很多场合、很多人，都不是她喜欢的类型，或许这是我的幸运吧。

一年里，我有很少的几天待在济南，若不是有迫不得已的事情需要处理，大多数时间，都不会想到回家住上几天。

张洁常在我回到济南的时候来我家，带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护肤品给我，一些精致的小盒子里，裹着她的心。

记得有一次我们原本说好一起出行，我却因感冒发烧躺在床上起不来，发短信告诉她取消安排。

不久她便来看我。

她说她母亲让她出门买酱油，抽空来看看我的病。

我说还好。

她递给我一只塑料袋，里面装了很多药。

我看着她拿出每一只药瓶，柔和地细细地告诉我药效和如何服用等等。

然后说，你没事就好，我要走了，买酱油的时间有点长，我妈在等。

就离去。

还有一次，提到我穿了六七年的羽绒服已无法御寒，而我却因疏于逛街所以一直没有添置新的，她便询问我的尺寸。

心里忐忑，以为一味地接受单方面的馈赠却不知如何报答，总是一种罪。

她却以为，我若幸福，那便好。

常有很多时间，我想起这个女子和她的故事，总想为她做些什么。

但自知是能力浅薄之人，又懒散，即使情愿与人分享温暖和爱，却又羞于启齿。

那日她问我，下一本书呢，你要送给谁。

我回答，就送给你好不好。

那一瞬间的感受，像永恒。

<<世界很好，我们很糟>>

它带不走。

于是便为她，完成这本书。

2009年夏，我在西藏，生活简单。

倘若不沿着西藏的几条旅行线路长途跋涉，就长久停留在拉萨。

拉萨北京东路的主路和胡同里，分散着新旧大小不同的很多青年旅舍。

我住八郎学，那里由于店龄长、各方面条件相对不那么好，人气较周边一些新兴的旅舍差了很多，但却安静，少了兴奋旅者的喧哗与躁动，也无闲来无事搭讪的艳遇者。

像这样的旅舍，费用一般都很便宜，30元一天。

旅行，都是从拉萨出发的。

向南、向西或者向北，流连数日甚至十几日，再折返。

走得远了，便觉得拉萨像家，心里时常惦念着回去。

而清凉的风和幻想的热空气搅和在一起，吹向回家的路。

这是座与成都极像的城市，走进去，便很容易落地开花，铺散开去。

不必假装高尚，也无需为了谁。

忽然发现，那些曾经处心积虑试图接近的人或物事，不过如同照射在脚踝上的光一般单纯。

洗澡之后，一顿早饭。

伴着夜雨，一顿晚餐。

间或一些晚上，用情绪把自己灌醉。

有人说，这里终究不是家，太游客，太欢城。

可就这么生生地背着行李来了，满世界的微笑都是勇敢。

走在直直的阳光下面，把阴仄纠结的心思晒成干燥又幽香的一段。

安静而踏实，怎么就不是家呢？

白天，我坐在大昭寺门口看朝拜叩跪磕着长头的藏传佛教信徒和各种新奇的物事，一坐便是半日。

这里除了当地的藏族人，还有部分是来自天涯海角的外乡人，旅行、朝拜、经商或者流浪。

于是，空气变得嘈杂起来。

交谈、嬉笑、低声的吟诵、沉静的叩拜、清亮的快门……种种，填充天地。

我看着这个特殊的地方，觉得自己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又或者不是。

那些忠实而温厚的僧侣和信徒们，自出生起，灵魂便被刻上了烙印。

所以才如此虔诚，虔诚到眼角眉梢。

我问，佛让众生微笑，是救赎。

倘若佛让众生哭泣呢？

他们说，那便是另一种救赎。

总有人活着的时候步步退让，被生活紧逼。

总有人以为爱太过沉重，不爱又无处可去。

总有人犯下罪孽，不可救赎。

于是，拜时间交错的神，对他言说，对他微笑，为他疾走，为他离开自己。

我笑笑，并不反驳。

如果救赎是一种力量，为何还有人生活得如此困顿？

如果信仰是一种希望，为何还没有将众生解救？

倘若已被解救，又何故还跪守寺门？

夜晚，我不愿意再想关于宗教与救赎的事。

坐在住所的门廊间，看随时飘来又离去的、拉萨的雨。

我一连看了几日落雨。

记忆里，在我曾阅读过的很多书中，都描述过拉萨的雨。

这让我一时间，找不到什么词去形容。

它钟情于黑的夜，如同不眠的人钟情于深夜不归的雨。

<<世界很好，我们很糟>>

它味道浓重，底子纯正，不矫揉造作，不虚伪客套。

说来就来，雷霆万钧，说走就走，决不拖泥带水。

我曾听说，有人很爱它。

因它来来去去，无谓也好，敬慕也罢，兀自不管。

也有人很恨它，因它温柔绵长，令人即使双手掩面仍挡不住泪水。

好似沉在海底岩石下的、细密的光。

也有的从不爱到爱，又或者从爱到不爱。

反反复复。

浓烈，又或平淡。

被没完没了争执的、活着的深意。

就像那些开在雨里的花儿，看似日日不同的浓烈，又周而复始的平淡。

它们只是开了，管你说什么。

那几夜，我以为自己出现幻觉。

时常听到雨在讲话：你看这世界，难免爱浮华，爱假装，爱谎言，爱虚空的一切。

但是，某处地方，总是干净，安详。

某些人，总似飞蛾挨近火光。

如果你不懂，也没关系。

朋友这个词在西藏，很容易落地开花。

三五个陌生人聚在一起，时常以讲故事的方式开始一段友谊。

“你们要听我的故事吗？”

有人说。

“当时我……”这样的开场白会令在场的每一个人屏息凝气，而后猜想那些被营造出动人气氛的语句背后的人生。

我总是盯着讲述者的脸孔出神。

感觉好像童话故事里被囚禁在瓶子里的灵魂，木塞突然被拔掉，灵魂扭扭曲曲地从瓶口飘忽而出。

舞台的聚光灯“哗”的声响，全部打开。

这种光，散落在讲述者的身上，让人觉得无所依却又天荒地老都要追逐。

这是一个微妙的时刻。

这里的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动人故事。

那些歇斯底里、支离破碎、无动于衷却又扬言抵死都要缠绵的故事，被无休无止地当做延续谈话的尾巴。

如同汹涌的海浪，迫不及待地与聆听者交手过招，分个你死我活。

我想他们是忘记了，早就忘记了。

无论是讲述者或者聆听者，所有找寻它、触摸它、失去它、践踏它的人背后，都拖着一个世界。

一个让自己经历过喜悦过伤痛过执迷过的、零落的世界。

离开的时候，带着坚定无比的信念，要去另一个世界里旅行。

可那也仅是旅行罢了。

很少有人能够不再兜兜转转地又走向自己拖着的世界里去。

但倘若自己的那个世界，原本就云淡风轻天朗星稀，那又有何不好？

兀自低头微笑吧。

不如散去。

不如散去。

有些故事要自己用寂寞收藏。

有些故事讲了很多遍也还是讲不清楚。

在这些讲述者里，有极少的几个人，徒步、骑单车、火车或者飞机，来到拉萨。

来了便再也没有离去。

或做起小旅社的营生，或是去尼泊尔进些便宜又好看的衣物饰品，租一个巴掌大的门面，正经做起了

<<世界很好，我们很糟>>

小商贩。

更多一部分人则操起出租车司机、小饭馆老板等真正落地生根的行当。

这些千里迢迢来的人，生活对他们来说，仅是单纯的生出来，活下去。

没有故事中的城堡、惊险、勇士和怯懦者，也更不会为了爱，与恶魔战斗。

很多时候，我看着他们，眼里、嘴角都是微笑。

我知道，这微笑，不容易。

即使耳中不再充斥莺燕歌舞，拉萨，也一样不是桃源。

虽然再不必经历千山万水，才能找到被看透的风景，但终究，终究将一切交付给了微笑与沉默。

忘了闹市春城，一心恬淡安静。

倘若再能与时间相拥入眠，就更好了。

离开拉萨，便是漫长而艰苦的旅行。

冲进眼中的，并非传说中的瑰丽，而是掩都掩不去的情。

或唏嘘赞叹或凝思寡语。

偶尔听到有人忘却这些低声聊天，彼时谈论着即将消失的城市。

在没有尽头的路上，成了最受帖的温度。

时常举着相机多时，直到手臂酸痛。

拍冰雪、草地、天空、树影、花，拍……自己。

却总在某个呼之欲出的时刻，忘记按下快门。

对于画面感的隐喻，总有人想得太多。

倒不如，经历过就够，记便记得，忘就忘却。

翻看拍好的相片，有很多唤不出名字的花。

或许是在心里，总是千方百计想要将如此的夏天藏好，待到冬日，便能欢欣取出，摆在多雪的窗口。

在这些旅行里，除了旅行者本身，大段大段的，都寻不见人。

偶尔能听到那穿透云层的、藏族人的歌声。

哼哼唱唱，不记得了，便爽朗地笑。

于是，想将我在西藏的点滴书写，连同我的感知一起，送给张洁。

至于这本书的名字，是我在西藏便死心塌地认定了的。

我想就叫《世界很好，我们很糟》，这是我想要的。

我去布达拉宫的时候，看到那里的六个坛城。

三个纯金制造，三个内铜外金，都镶嵌了无价的宝石。

而生意人出售的唐卡中，也有很多坛城的图案。

询问其中涵义，藏族人用不太标准的汉语笼统地告诉我：天堂。

关于坛城，我查了一些资料，是有如下解释的。

又称为“中围”、“坛场”，是梵文Mandala的意译，音译为“曼陀罗”、“曼荼罗”或“曼达拉”。

古印度时代，坛城是指国家的领土与奉神的祭坛。

在藏传佛教中，坛城的意思是“撷取精华”。

若依“外、内”分析其内涵，则有：坛城的外在意义，是指诸佛菩萨本尊的安住净土宫殿；内在意义，是众生心的清净相；净土宫殿正中央的本尊，就是众生本来清净的佛性。

所以坛城不仅象征本尊的智慧和威德，同时也是一种显示宇宙真理的图绘，一种“无限的大宇宙”和“内在的小宇宙”相济的微妙空间。

在藏传佛教常作为观想修行之凭借。

坛城。

在北半球大部分地方都已经炎热的时候，这里的夏季才慢慢地来。

大把的阳光，把空气照得五颜六色。

开很久的窗，探出头、手，风是凉的，阳光却滚烫。

空气里，有蒲公英的味道。

<<世界很好，我们很糟>>

站在路边挥手，会有好心的藏族司机停车载你。
微笑上车，不说感谢。
一再地去雪山。
一再地去冒险。
一再交付。
不记得活过的时间里，究竟转过多少次雪山，究竟在哪个时间、哪样的雪山最美。
只知道，在某个角落，总有走不通的路。
我走了，还走了很远。
暮色中。
夕阳到哪里都一样的美。
耳边有踩在木板上吱吱的声音。
水鸟惊起，翅膀拍打着水面，发出孤傲的叫声。
道路上，树渐渐隐在昏黄的颜色里，带着远未散去的留恋，被缅怀。
安静的人家，透过窗口溢出的灯光，寂静祥和。
这一切，便是坛城。
我说热爱。
不用别的。
以我的泪水。
还需要我的表白么。
如果你能抵挡，那么我对你敬重有加。
2009年夏，我在西藏。
拜时间交错的神。
路佳瑄 于北京

<<世界很好，我们很糟>>

内容概要

疼痛，是我一生的命。

薛嘉庆对影子般的姐妹顾北说。

这个清冷美丽的女子，自那次受父亲暴打，逃到闺中密友凝安家里，痛之碎片于肉骨深埋。

某日，年轻男子方染谷带她离开小镇，来到都市，只为与她恋爱。

之后与精神科医生顾晏生邂逅，方知爱与被爱非自控，方知自己已经病了很久。

痛的呕吐中，她清晰了出卖的含义。

肉体像蝶，感情不过是茧，嘉庆再一次带伤离去。

但感觉不到的痛最长久，无形的牢最可怕。

放逐自我的烟火沉溺，寻找救赎的西藏旅行，拒绝痊愈的顽固病患……被生活紧逼，一路跌跌撞撞。

烈性女子薛嘉庆终于承认：如果可以，我不会选择这样的生活。

命运只会亦步亦趋。

以痛为命，她的归途又将何在？

<<世界很好，我们很糟>>

作者简介

路佳瑄，自由撰稿人，钢琴老师，现为某大型B2C网站高管，居北京。
2004年出版随笔集《左眼微笑右眼泪》、2007年出版长篇小说《空事》、2008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暖生》、2009年出版随笔集《素日女子初花》。

<<世界很好，我们很糟>>

书籍目录

第壹幕 两片用来遮羞的无花果叶 古早味 屋 她的父亲 她 两片用来遮羞的无花果叶 没有眼睛的花朵 我很好 疼痛一滴一滴地落 知觉第贰幕 心里的光，藏在最黑的地方 甚至没有说再见 心里的光，藏在最黑的地方 我正百无聊赖，她正美丽 那么多名字，那么多人 痛，是心理感觉 转山转水转佛塔啊，不为修来生，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焚香 欲望让我们视死如归 我从不寂寞，因为有寂寞一直陪着 第叁幕 我们都在绝望，却各有各的不同 可以是爱，可以是宗教 做一个好看的女子，并且相信海誓山盟 走，不得不走 我们都在绝望，却各有各的不同 自由，与能否随心所欲有关 睡在镜子旁边，直至死亡将他们分开 不过是脸对脸而已 待会儿吧，多的是时间 悲伤 每个人身上，都有价签第肆幕 除了你自己，你无法威胁任何人 我叫染 最后一个守夜的灵魂 不要嘲笑我们的性 除了你自己，你无法威胁任何人 你只是不快乐，不快乐不是病 过去的日子，因为太丑陋，所以很温柔 当我属于你，我的身世就是你的家事 父亲死了 生命的重复 第伍幕 只有你的未来，才能挥霍我的现在 她在我身旁，静静抓住了别人的手 秘密的意思是无话可说 不要做妓女了 以针尖穿越时间的方式 幸福是，你拥有的一切，都是你想要的 只有你的未来，才能挥霍我的现在 重重打响一记耳光，疼到笑了 不能说话，还可以微笑 谋杀的季节第陆幕 黎明的天空是黄色还是蓝色 成年人的眼泪，从来不是恳求 爱情是我们之间最重要的生理器官 真实是美好意愿最残酷的出卖者 痛到需要将自己一分为二 你是医生，不是畜生 节日就是，事情在意想不到时发生 速度不难，缓慢才难；付出不难，承担才难 命在呼吸间 原谅我曾以为我懂得毁灭或生存的意义终了 被她的孤独摧毁一生

<<世界很好，我们很糟>>

章节摘录

第壹幕 两片用来遮羞的无花果叶 羞耻么 羞耻就是私 阴霾的 一个人的 不愿意多做解释的 与其他阳光下的一切 无法融合在一起的 令人作呕又欲罢不能的 私 她这样想的时候 伸手摸一摸额角 那里有跌伤而留下的疤痕 她懂得羞耻的含义与美丽 那是一切弱者的 言论与遮羞布 古早味 她在小本子上飞快地写着。

我手中的这瓶香水，是她托父亲早年的朋友千方百计在台湾寻到的。最初生产出来的时候，带着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古早味，后来九十年代又经过加工改造，变成现在的味道。

那是一只简单得有些穷酸的玻璃小瓶，大约有30毫升的容量，瓶口用木塞堵住，瓶内的液体亦是看不出悲喜的透明色。

她从我手中拿过香水，拔掉木塞递给我，以便我能分辨得更真切些。

我本能地退后几步说，即使离得很远，我也能闻到这种味。

很苦，阴霾，直白。

透过鼻腔，直冲到后脑的某个位置。

与平日里司空见惯的水味、汤味、草味、泥土味、棉布味都大大不同。

她写，这很贵，折成人民币要上千元。

我买了三瓶，这瓶给你。

还有一瓶是留给顾北的，但她不要。

倘若是香水，比起这种苦涩的味道，我更偏爱清淡的甜--虽然我对香水从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她并不介意我一向对她的热情持不温不火的态度。

热情就是，毫无目的、随性而来、淋漓尽致地，释放。

屋 在胡同的很深很深处，木质的桌、椅、床、凳、柜。

几只破陶器分散在各处，听说是古董，无从考证。

黏有黑色油渍的旧式大衣物箱上，画了个黑处女。

床顶的白麻帘帐被打结成个大疙瘩，泛着黄。

开裂发霉的木地板，走上去，摇摇欲坠，咯吱咯吱地响。

屋外，阳光很静。

玫瑰木。

玫瑰木床，玫瑰木桌，玫瑰木箱，玫瑰……木珠…… 玫瑰经文。

究竟是什么。

夹在书籍某一页中的干枯玫瑰，印度西南端喀拉拉邦雨后的种植园，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从黑色轿车里走出来的、优雅地扭着屁股的迪奥小姐……这些气味，究竟是什么。

或许只是藏在她喉咙里的那个洞。

从里向外涌出的这些气味制造着情绪，在这间屋里，在独好的阳光下，拔足狂奔。

没有淡淡的玫瑰香，都是腐朽的药剂味道。

这样也好，我很快乐。

她写，那些被抛弃被寻找的、被放逐被紧锁的、被粉碎被黏合的一切，或许有着鲜为人知的欢愉也未可知。

虽然这一切，我都无法在当时发生的那一秒钟就看清楚。

但是，在过了很多很多秒之后，终究会明白。

就算觉得可惜，也不会疼。

能不能把房间里的灯全部打开？

我想要看到很大很大的，光。

她写。

如果沉溺在宗教里，能够得到安宁和自由，我愿意廉价卖掉我的灵魂，反正卖给天使或者魔鬼都

<<世界很好，我们很糟>>

一样。

她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现在她得到了她想要的。

永远的，安静。

她的父亲 他死了，把自由留给了我。

也许是我的幸运吧。

他在还没把我打死之前，自己先死了。

死在黎明里，身边没什么人陪着，就连顾北都不去看他。

她说。

如此脱口而出的时候，她清醒地意识到，是非窘困、遍体鳞伤、无处藏身、过去所经历的一切，不过是世间的一场游历。

而她却自始至终都如同局外人一般，独自躲藏在巨大的白色纱帐之后，冷静地注视着一切，神色木然。

惨淡如人脸的月光在地上投射出一条斑驳的影，她看见流着血的自己，蓬头垢面地趴在地板上，了无声息。

薛嘉庆。

嘉庆，嘉庆！

那个婊子，是你把她赶走的，是吗？

不然为什么我再也找不到她了？

你说她逃跑了？

自己跑了？

！

拿着我的钱！

！

这不可能！

她那个肮脏的身体里还泛滥着我的味儿，还没散呢。

你说她就跑了？

！

你以为赶走她，你就可以占有我、支配我了么？

去你妈的！

跟你那个死了的妈一样贱。

他说。

母亲不贱，就是贱，也是你选来的。

让她生下我的，也是你。

更何况，你说“那个婊子”，既然是个婊子，你自己都说是个婊子，又何必让她睡在母亲的床上，还为了她的离去而歇斯底里。

嘉庆的声音不大，但并没有选择沉默。

那个被她称作父亲的男人，向她扑过来，揪住她的头发，拖死狗一般往地上拖。

她本能地用手死死抠住桌角，有尖锐的木刺扎进指甲。

他用力拉扯着，连同桌子一起移动。

碗碟跌落，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她被他拖着，身体碾过那些玻璃、陶瓷碎片，并任由它们切割着惨白的肉身。

那一刻她便觉得，这辈子，她与那些冰冷瓷器的关系一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若不是，为何她日后都偏爱着那些带有浅淡纹理的瓷器？

想来是她的肉骨早已将它们至深埋葬。

渐渐地，疼痛让她无法抵抗，她像一只人形刺猬，匍匐在地板上，慢慢蠕动、蜷缩。

血，流得阔气，随着她身体的摆动而扩散，盛开成一朵巨大的、暗红色的花。

<<世界很好，我们很糟>>

她的父亲，用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棉绳，将她死死捆住，像一个人肉麻花，而后重重地，一脚踢开。她在地上打了几个滚，滚动的时候，那些碎片就插进皮肉更深的地方。

它们或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寄生在她的身体里的，好像诅咒。

血汨汨溢出，洗涤皮肉和衣衫。

后来，他用剪刀剪她的头发，有尖锐的、金属摩擦发出的声音。

她开始歇斯底里地撕扯叫喊，没有人听得到，叫多大声都没用，声音就像旋即便淹没在了坟里似的。她的喉咙也出血了，浓稠的血腥味自下而上涌出，直抵舌尖，合着唾液，呛得她剧烈地咳，又喷出血水来。

血水四散开去，裂成血珠飞上空中，又落下来，点点似梅。

奇怪的是，那一瞬间，她并不觉得痛苦。

这一切都来得太快，如梦境。

后来，他撕碎她的衣服。

他或许会压在我身上，强奸了我，这种事情，他做得出。

她想。

她的意识慢慢清晰起来，不知道这个时候，顾北在哪里--顾北也救不了她，就是神仙也没有用。

她的父亲，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做，而是将她的双腿分开，露出大腿内侧尚还稚嫩的、发育中的女子玲珑的肉体。

然后用从裤子上抽出来的腰带，狠狠地鞭答下去。

狠狠地。

--脱掉衣服，便能打得更疼一些。

只要不是强奸就好。

她瞬时竟感到轻松起来。

她的两腿之间，逐渐辨识不清皮肉的颜色。

血肉叠加，一行行滚烫黏稠的液体流下来。

她勉强抬了一下眼皮，向外望去。

窗外有蓝色的天，很美。

夏了。

他停止殴打的时候，她伏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

缓慢挪动青肿的胳膊，看见腋下新长出来的、细小柔软的，绒毛。

她就痴痴地，又笑了。

她听见他打了一通电话，很得意地说，我把你妹妹打了一顿，她现在快死了。

顾北便赶来。

来到了就问，他有没有强奸你？

她说，没有。

顾北就很放心。

摸摸她的额头，又轻轻地亲吻她。

她晕睡过去。

在顾北怀里。

她的智商跟她的胸部一样，发育不良。

那年她十五岁。

她早年尖着嗓子杀猪一样地嚎叫，而后喋喋不休。

后来割掉了声带，不会说话，只是微笑。

一切言语都用书写来完成。

她以为只要还活着就是幸运的，要说的早已经说过了，连遗言都可以省了。

她叫薛嘉庆。

两片用来遮羞的无花果叶 她走在街上，有人在她身后抽烟。

她闻到了一小支香烟的味道。

<<世界很好，我们很糟>>

距离不是太远，就在她的身后--在她将喝空了的酸奶纸盒扔进街边的垃圾桶时，她闻到了一小支香烟的味道。

她想如果那个抽烟的人紧走几步路跟上她，在她耳边轻轻地说话，她会尖叫而后头也不回地跑掉，但她不会回过头去看。

她不看身后的事情。

她继续向前走，转过一条街，有小小的、死鱼的腥臭味。

再转过一条街，有呕吐的馊味。

她停住脚步，站定，而后想，倘若自己的身后时常有香烟、尸体或呕吐的气味，那一定不是身后有人尾随或呕吐，街上也没有尸体，那是她自己，自身散发出的气味。

一定没有旁的什么人，只是自己--只有她自己，才能够嗅出那些令她觉得羞耻的味道。

羞耻么。

羞耻就是私。

阴霾的，一个人的，不愿意多做解释的，与其他阳光下的一切无法融合在一起的，令人作呕又欲罢不能的，私。

羞耻源自于身体。

圣经上记载，亚当和夏娃交媾之时，看见对方赤裸着的身体，并未曾觉得羞耻，只是用无花果的叶子，将自己的身体一层层包裹起来。

或者那就是羞耻最初存在时的感觉。

顾北想，因为对生命还有更美好的期盼，于是才会对其中的不完美感到无望而又羞耻。

珍贵且微不足道。

她这样想的时候，伸手摸一摸额角，那里有由于跌伤而留下的疤痕。

她常常用母亲的脂粉在那道伤痕之上轻轻涂抹。

她的妹妹嘉庆从不问她怎么了。

她与她一样，从很小的时候起，便懂得了羞耻的含义与美丽，那是一切弱者的言论与遮羞布。

可这个世界，本就是属于强者的。

在强者的眼中，所有一切被伤害与被侮辱的，都有着与生俱来、命中注定的理所应当。

强者们言论，控制，诋毁，判定。

因为无所谓耻，所以无所不为。

弱者们沉默，顺从，低眉，接纳，因为常常觉得羞耻，所以碌碌无为。

在强者的世界里，弱者无处可藏，除了变成同谋者，与强者们鱼龙混杂，一起言论，控制，诋毁，判定。

无耻者勇。

她想。

她和她的妹妹嘉庆，两个人时常面对面坐着，说一些无足轻重的话，然后各自思索与她们的交谈本身无关的事情。

有时候她们站在镜前，在镜子里看对方的模样。

我爱你，嘉庆。

你知道的，我只能这样爱你，一如既往在无人之时，陪伴你。

我想不是命运把你从我的身边推开，而是我，亲手推开了你。

即使命运反复重来，我依然是我，你也还是你。

即使我们彼此深爱着对方，也背离不了我们自身。

我只能，这样爱你，默默地、痛苦地.....因为，你有属于你的味道，而我有我的刺。

顾北说。

嘉庆，要记住，慎言知耻。

顾北说。

她想她是知道的，真实令她们羞耻。

她和她的妹妹，是两片用来遮羞的无花果叶。

<<世界很好，我们很糟>>

.....

<<世界很好，我们很糟>>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个80后的女孩，生生写出了一种剜心般的痛，并趋于极致。
还有她那充满张力、瞬间才情流淌的语言，像诗一样迷人。

——著名书评人：李伟长 如果疼痛像温度计一样，那么看路佳瑄的这篇文章，就会爆掉最高段的刻度，任疼痛像水银一样喷发流淌。

然而，这痛苦，正是这个时代的气息，男人还有女人，彼此制造痛苦，甚至寻找痛苦，才能感觉到自己还活着。

——著名图书策划人：康占海

<<世界很好，我们很糟>>

编辑推荐

80后最具争议的惊艳才女路佳瑄，书写首部都市女子私痛录 《世界很好，我们很糟》 你在我脸上重重打响一记耳光，疼到笑了 一路跌跌撞撞磕磕碰碰，岂容你我多言一个爱字？世界对我们已经足够好，我们却为何变得这么糟？

极端凄艳，如此真实--有关昔日隐痛，有关心灵归途的可能 清冽、艳异、沉溺、决绝，开到酴醾的美 身体与这些痛缠绵交织，比任何情人间的感情都更深更内在 路佳瑄堪称80后作家中最惊艳的文字精灵，有一支极致柔媚又绝对凌厉的天才之笔，她以07年度十大争议作品之一、畅销书《空事》为白领读者熟知，执着书写女子私家书，给都市里那些不甘麻木的范儿们。

本书可视作80后忧伤终止符。

作者通过对生命隐痛的极端书写，对心灵归途的执着追问，反思这些伤痛的根源。

在都市红尘中行走的人们，读后可以获得很多人生的感触与警醒。

文字华丽通透，才情流溢，带着清冽决裂的刺痛，扣动人心；作者摄于西藏的照片，传达凄迷而纯净的美感。

伤痛如一种倔强的恶习，从萌芽到生长，茁壮而坚韧；又如一剂美丽毒药，久饮便成病，渐渐走失了希望。

深触这些阴冷的心灵褶皱，文坛才女路佳瑄书写鲜见的都市女子私痛记录。

书写一个内敛而烈性的女子嘉庆从小镇到都市的一路伤情放逐，追问可能的救赎与归途。

评家说《空事》像个舞娘，飞扬的文字掩盖了真正的伤痛，那么本书终于揭开了女子心灵深处伤痛的真相。

这是一本气质极其纯净的小说，黑色暗伤白色希望，诗一样的文字带有痛切的美感。

故事非常自然，因缘却暗中纠缠。

繁复华丽的独白，鲜活锐利，总能击中读者心里的那些以为忘却的过往。

<<世界很好，我们很糟>>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